

这菱无角



摄影 朱文华

“千亩之间渺无涯，秋风碧水万人家。菱歌一曲凭鱼跃，湖面熔金夕照斜。”我不知道这曲“菱荡渔歌”来自哪个菱荡，但我知道这歌里的菱是不长角的，也称元宝菱、无角菱，它外形圆润、皮色翠绿、两端圆滑，皮薄、肉嫩、汁多、甜脆、清香四溢，金庸在《射雕英雄传》中，也曾盛赞其美味。马家浜文化遗址中，有它6000年前碳化的身影。

南湖菱不只是我最初走进南湖的缘由，还是我之后每年暑

期必到南湖的理由，也就是菱船、游船、红船——这交相辉映的场景。近些年，南湖菱的种植也渐渐从南湖转移至八大水系周边的河湾，有的还尝试起温室种植来。

七月菱角刚长成，前些年我如期赴约。估计舅舅每回都要起个大早，要不然，放在盆里的菱角，壳上也不会挂着塘里带的小浮萍和水珠。比起菜场里的，它显得格外翠绿，引得我没等冲洗就直接剥来当零食，一口下

去，甜汁满满舌尖。

“晨曦初破采的，口感就是不一样。”我这句随口的表扬，倒打开了舅舅的话匣子。“漂在水面上的菱，最新鲜——绿中透白，吃起来像烟台苹果；沉下去的是老菱，老菱也有老菱的吃法，顶好的时节在中秋。”舅舅说的还真不是“火车不是推的”——中午的饭桌就端上了肉片炒鲜菱，还说仲秋的老菱炖排骨、炖豆腐也不错，都是不少嘉兴人喜欢吃的。

临走，舅舅又会塞一小半桶菱角，让我带回杭城，说嫩菱浅紫不出一天，马上转乌，老了，就不好吃了；还叮嘱小孩吃了会聪明，没待他说完，我忙接话道，至少我吃了能晚点患智障。“不是，不是，你吃了能多写几篇关于我们南湖的文章。”舅舅调侃着说。

其实，嫩菱也好，老菱也罢。菱角初秋红艳艳的，到了秋分，渐渐发紫。估摸形容一个人红得发紫，是从这菱角里来的。我吃东西从不挑剔，觉得这物产与人文恰到好处无角菱，随着秋意，绿茵茵、脆生生，那才是至境。

■山里人

江南人常挂在嘴边的“水八仙”，说的就是茭白、水芹、莲藕、茨菰、荸荠、芡实、莼菜、菱角这八样水里长的风物。我从小就认得茭白、莲藕、荸荠和菱角，其中又数荸荠和菱角，在记忆里印象最深。

蝉声慢慢弱了下去，蝼蛄开始鸣叫，溪边吹来的风里，都裹着梯田的稻花香和山间刚熟的栗子香。彼时，大禹庙下、东湖湖畔的二舅公，总是托人捎来一篮大菱——那菱长着四只硬角，皮色都快浸成深紫了。奶奶接过菱篮，也让来人顺便带回小半篮带刺的毛栗子，也就两三斤的量。吃惯了栗子，偶尔换个新鲜尝尝也好。奶奶还会剥出菱角肉，烧菜焖饭，香得很。

三伏天的室内菜场飘着凉气，各个摊位前堆着时蔬，我忽然发现一摊点的盆里竟盛着四角菱，带水的青皮略呈淡紫，一下就勾住了我的眼。九元一斤，称了十元。回家刚往灶台边一搁，妻子就递来手机，说阿哥来电话了。我和舅舅聊了一会儿，才知嘉兴那头有个镇的大棚“南湖菱”已上市，叫我去尝鲜。

【观剧团】

■竹子

我脖子上挂一个望远镜，坐在大剧院楼座包厢。居高临下，视野开阔，恍惚间化身为剧中的展卷人，轻轻铺开一幅千年山水长卷。

古人云：“言之不足故嗟叹之，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，咏歌之不足，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。”舞蹈，是肢体语言极致艺术化的表达形式。

少年希孟着一身宋制素雅皂白罗衣而来，与青年展卷人相遇了。他们以身体为语言，开始一场跨越千年的隔空对话。

七个篇章组成的舞剧里，最偏爱群舞“唱丝”。一群少女舞者身着浅素纱衣，身姿轻柔、舞步轻盈。她们模拟采桑、饲蚕、缂丝、织绢的劳动姿态，用舞蹈动作描摹一段宋时古人织绢的图景。而那个十八岁的画

师，斜倚在织机之侧，仰面躺于地面，双臂枕于脑后，左脚高高架于右膝之上，尽显少年俏皮模样。

如果说“唱丝”篇章尽显女性舞者的阴柔之美，那么“寻石”与“淬墨”的群舞，则是截然不同的阳刚之气、孔武有力。男性舞者的动作铿锵利落，抬手落脚都沉稳厚重、气势凛然。当细碎的石膏、石绿颜料如瀑布般 cascading 而落，艳丽青绿点亮了大宋江山的每一个山头。

舞剧尾声，希孟的独舞登场。“青绿腰”化作青山连绵叠嶂。一川山河、满目青绿，是十八岁少年希孟的惊世绝唱。

少年画师一步一步向前，孤影伫立群山之间，融入青绿山水之中。他挣脱了尘世桎梏，以身入画，永远留在了自己亲手描摹的千里青绿山河里。

被河水浸过的夏天

背的石桥，便望见翔云观的飞檐了。立在观前石匾下抬头，日光从老宅的檐角间漏下来，碎了一地。众安桥的藤蔓垂得低低的，拂着行人的肩，桥下流水潺潺，像在絮絮地说着旧事。一走入这画境，心便静了，仿佛周身的暑气都被那水波滤过一遍，只剩了清润。

顺着河道拐进一条窄巷，两旁的小木屋挨挨挤挤的，你靠着我，我倚着你，把天光剪成一条细长的蓝绸。太阳是照不进来的，只有风——那是祖父口中的“弄堂风”。不知从哪道墙缝里溜出来，凉飕飕地贴着皮肤滑过，像一块浸过井水的丝绸，将人从头到脚抚得舒坦极了。这风是有灵性的，可遇而不可求。

白昼里，各家的门都是敞开着。老人们摇着蒲扇坐在竹椅上，见父亲牵着我走过，便会扬着声唤道：“阿培！送姑娘来过暑假啦？”父亲便笑着应着。那段路，总被我们走得漫长。

推开祖父家的木门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一条小河静静地卧着。这儿原是“羊行白场”的码头，往昔泊满收羊的船，“咩咩”声震天。如今只剩了青石砌的河埠头，几级台阶没入水中，成了我们孩子的天下。日头照在水面上，明晃晃的碎金一般，刺得人眯缝着眼，却拦不住那一颗颗扑通扑通往下跳的心。小小的身子纵身一跃，便会得到鱼儿般的快乐，岸上是夏蝉声嘶力竭的呐喊。

偶尔有西瓜船摇过，船主停稳了橹，扯着嗓子吆喝。我们便从水里钻出来，像一群湿漉漉的泥鳅，扒着船帮瞧热闹。大人们也聚拢来，这个拍一拍瓜皮，那个掂一掂分量，讨价还价的笑语乘着燥热的风，传得老远。及至暮色四合，河边的领地便换了主人。石阶上摆开了木

身为嘉兴人，是幸运的。有时间便能赴美使馆看一眼《千里江山图》（高清复刻原版）。看了舞剧《只此青绿》，我又一次走进嘉兴美术馆，再赴一场青绿山水的无言邀约。

偌大的三楼展厅只有我一人。便将自己想象成一名古人，置身于一间书房，独享《千里江山图》这份静谧的体验。画卷尾端有蔡京的题跋：“希孟年十八岁，昔在画学为生徒，召入禁中文书库。数以画献，未甚工。上知其性可教，遂海谕之，亲授其法。不踰半岁，乃以此图进。”

这幅诞生于公元1113年的青绿山水长卷，关联起北宋末期三位人物：一个是精通书画艺术的亡国之君宋徽宗；一个是权倾朝野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蔡京；还有一个便是

十八岁、天赋卓绝的皇家画院生徒王希孟。走到画卷最右端，缓步往左走，想象着长卷缓缓展开的样子。千里江山在咫尺画幅上徐徐呈现，烟波浩渺的江河，层峦叠嶂的巍峨群山，像一部宋朝版的航拍中国。

从山顶往下望，有沿江而建村落，屋舍错落。往前走，一座小桥横跨江面，连通两岸渔村。移步则又换景，一座横跨江面的北宋长桥映入眼帘，桥中间建有亭台楼宇，可供行人歇脚观景，帘幕轻垂，行人往来络绎。《千里江山图》是一幅山水长卷，却处处有着宋时的民间生活，屋舍小径、舟楫廊桥错落有致，山间村落、寺庙书院相映成趣，渔村野市、水榭亭台一应俱全，这便是北宋少年心中理想的人间模样吧。

晚饭是要摆在河畔的。小圆桌支起来，椅子拉出来，地面泼上一桶新汲的井水，“吡啦”一声，白汽打着旋儿升腾，里头混着水腥与青草气。各家菜肴是通的，张家的臭豆腐会跳到李家的碟子里，王家的苕菜梗也常去汪家碗中做客。就着渐渐凉下来的晚风，酌着天边最后一抹胭脂色的霞光，一餐饭吃得热闹而绵长。

如今我坐在这空调打出的、干冷的凉气里，知道旧日的河埠头并入了景区，仓前街的青石板也换了新颜。可那些碎金似的水光，还有那阵可遇不可求的弄堂风，总在某个炎热的午后，忽然就吹进心里来。

也煎得有点老。可热腾腾端上来，坐在桌边低头吃的时候，窗外楼下早餐铺子的笼屉正好揭开，白汽裹着面香漫上来，和记忆里的味道叠在了一起。手机搁在桌上，屏幕暗了。那三条短信，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沉到了消息列表的底下。正吃着，手机又轻轻震了一下，点开，是老同事发来的一句：“老蒋，生日快乐。”没标点，也没表情，机器的祝福整齐规范，可这份来自老伙计的惦记，是那些冷冰冰的数字所无法相比的。

我夹起一筷子面，吹了吹，送进嘴里。六十四岁的生日，就这么过了。

也好，日子嘛，往前过，情分嘛，心里留。面要趁热吃，人得往前走。

夏云如山

■张建华

嘉兴，是一座被时光格外眷顾的江南小城，这里自古就潮、湖、河、海并存，走到哪里都有不同的风景。而当夏日来临，这里便有了另一番气象。

夏日的禾城，令人心醉的，是那变幻莫测的云。江南的云，不同于北方的厚重苍茫，也不同于高原的空灵澄澈，它带着水汽的温润，仿佛刚从水里捞起来似的，还带着水乡的柔情。嘉兴少山，而人们却又喜山。因而，夏日的云又多了几分山的意象，它们层层叠叠，堆砌如峰，远望时，竟像是凭空生出了许多青山。

这便是“夏云如山”的由来。南湖素来以“轻烟拂渚，微风欲来”的迷人景色著称于世。夏日的南湖，湖面如镜，倒映着天上变幻的云朵。那些云，有时如远山含黛，层层叠叠地堆在湖心岛的上空；有时又如瀑布倾泻，从烟雨楼的飞檐上垂落下来。

湖中心的烟雨楼，因杜牧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的诗句而得名。金庸笔下的江南七怪曾在此“跟牛鼻子打架”，为这座楼增添了几分江湖侠气。站在烟雨楼上凭栏远眺，南湖景色尽收眼底。远处的云山倒映在湖中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让人分不清是天上的山还是水中的山。

会景园呈半岛形，园内假山瀑布、楼台庭院、林荫步道，夏日午后，漫步园中，但见云影徘徊于水面，山石错落于林间，竟有种置身于画中的错觉。那些堆叠如山的夏云，与园中的假山遥相呼应，仿佛是天上人间的对望。

从南湖向西，不到一小時车程，便是乌镇。夏日的乌镇，河水被晒得微温，倒映着天上堆叠的白云。那些云，像极了远处的山峦，静静地矗立在河道尽头。

这里的空气，扑面而来的，是迷蒙的水汽，湿润润的，浸染着江南的秀气。这里的云，是与水相亲的。它们从河面上蒸腾而起，又化作雨滴落入河中，循环往复，生生不息。正如人生，来来去去，聚散离合，最终都归于这片水乡。

西塘，是另一个生活了千年的古镇。作为江南六大古镇之一，西塘素以桥多、弄堂多、廊棚多而闻名。夏日的西塘，廊棚下常有老人摇着蒲扇乘凉，看天上云卷云舒。那1300多米的廊棚，早已变成当代人

赏古、漫步的休闲之地。窄窄的弄堂里，抬头望去，天色被切成一条条狭长的蓝，云朵被挤压成一片片薄纱，轻飘飘地挂在空中。

西塘的桥，映照在水面，形成一轮满月，任何时候看起来都如此圆满。而对岸的夏云，倒映在水中，像是山在水中的倒影。这天地之间的倒错，让人恍然不知身在何处。

盐官古城，是一座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。因汉代时这里就开始晒盐制盐，并设司盐之官，由此而得名。不过，很多人来盐官并非为这座古城而来，大多是冲着这里的“一线潮”。

钱塘江大潮天下闻名，每年农历八月，潮水在眼前如万马奔腾之势奔流而过时，耳边的轰鸣声、游客的惊呼声此起彼伏。而此时的天空，夏云如山，层层叠叠地堆在天际，仿佛也在为这天下奇观助阵。

我曾在潮水退去后的傍晚来到盐官。那时潮已退，天边的云却还堆着，像一座座沉默的山。夕阳的余晖将云山染成了金色，倒映在平静的江面上，美得令人窒息。那一刻，我忽然理解了古人为何要将夏云比作山。它们沉默地伫立在天边，见证着潮起潮落，见证着人来人往，一如那些古老的城墙，静静地矗立在岁月的风烟中。

市中心的月河，是无数嘉兴人心中美好的存在。夏日的月河，傍晚时分最是动人。云归月河，天边的夏云渐渐染上暮色，从金黄变成橘红，再变成紫色，最后融入夜色之中。那些如山的云，此刻像是镀了一层金边，庄严而温柔。街边的老字号店铺亮起了灯，各种香味飘在夏夜的空气中，与天边的云一起，构成了最真实的人间烟火。

我常想，这世间的风景，最美的或许不是山，不是水，而是山水之间的云。它们来去自由，聚散随缘，既是山的化身，又是水的精魂。正如这座禾城，既有江南水乡的诗情画意，又有钱塘江大潮的汹涌澎湃，恰如嘉兴的城市性格，既是婉约的，也是硬朗的。

夏云如山，那山不是真山，却比真山更动人。它们是天的诗，是水的梦，是江南人对故乡最深的眷恋。无论身在何处，只要抬头看见那些如山的云，便知道，故乡就在那里。

云深处，是故乡；在嘉兴，醉江南；在南湖，真幸福。

流淌的岁月

■费国平

盛夏的午后，暑气布满了乌镇的白墙黛瓦。

恰逢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浙江嘉兴分会场在乌镇启幕，我踏热而行，赴东栅之约，参与茅盾先生诞辰一百三十周年纪念活动。

驻车缓步前行，脚下是乌镇新华路上新布的石板。烈日炙烤着分割成窄短的行格，那一块块石板，像极了窑中刚出的暖香面包，散发着温热气息，漫溢在街巷之间。

道旁浓荫匝地，梧桐枝叶交错，筛落细碎光影，替往来行人隔绝大半暑气。跨过古朴的兴华桥，眼前书博会的氛围铺满街巷，精致的KT板布景错落排布，从街边角延伸至屋檐之下，书香气息浸润古镇东栅的每一寸肌理。

趁着讲座未启，我先漫游东栅街巷，逐一走访立志书院、茅盾故居、林家铺子等人文旧址。青砖老宅静默伫立，老式窗棂镌刻岁月痕迹，馆内的文字史料、影像资料，层层铺展，求实的一生。从少年求学的懵懂求索，到青年执笔的家国担当，再到晚年沉潜的文学坚守，就连故居转角的竹影都是挺立向阳，如同茅盾先生的风骨，让人心生敬畏。

文昌阁内，书香氤氲，钟桂松老师的专题讲座如期开讲。深耕茅盾研究多年的他，携新作《流淌的岁月——茅盾的早期与

晚年》而来。世人皆知茅盾先生文坛泰斗的伟岸身姿，而钟老的研究，更难得捕捉到先生烟火寻常的生活细碎，温润赤诚的处世本心。宏大的家国情怀与细腻的人文温情相融，让这位先辈的形象不再止于书本符号，变得鲜活可感、温润可亲。

握一本签名新书，执一本茅盾文学地图打卡手册，我循着古镇脉络缓步前行。修真观肃穆古朴，观前街烟火绵长，钱币馆藏岁月沉淀，木雕馆显江南匠心，合一书局留存书香余韵，连环画书店藏市井温柔……一路走走停停，逐点打卡盖章，步履追随百年前少年茅盾的足迹，穿梭在古朴街巷之间。

行至东栅尽头，财神湾一汪碧水静静流淌。蓝天白云倒映水中，水波澄澈灵动、悠然舒展。不顾街市的温热，就在背阴处坐下来，看着这一汪微澜的清波。这水恰似少年茅盾外出去求学、求索救国的澄澈眼眸，坚定纯粹、不负初心；亦如先生晚年回望故土、寄语后辈的温柔絮语，温润绵长、润物无声。

百年文脉流转，初心代代赓续。茅盾先生以笔墨立时代风骨，以文学照家国前路，为江南桐乡埋下了厚重的文学种子。作为新时代桐乡人，我们复刊了茅盾先生创办的《新乡人》杂志，便是循着先生的足迹，接过沉甸甸的文学旗帜。

坐着、坐着，感觉自己在文脉的舟船里，向着山海前行。

■蒋根其

早上八点，手机连着响了三下。拿起来一看，血站一条，银行一条，保险公司一条，齐刷刷祝我生日快乐。时间都是八点整，一秒不差，像是约好了。

我把这几行字看了一遍，又看一遍。话都说得很周全，可就是感觉不到热气。血站还记得我，倒让我有些意外。年轻时献过几回血，后来忙，就断了。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，系统里还存着我的生日。银行和保险也一样，每年准时，比谁都守信。

只是它们不知道，我今年六十四岁了。不知道我早上爱吃粥还是吃面，不知道我血压有点高，不知道我退了休，还常去新城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帮忙，扫